

slow reading

慢读译丛 | 谢大光 主编

法国经典作家专栏举萃

事物及其他

〔法〕莫泊桑 著
巫春峰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S low reading
慢读译丛 | 谢大光 主编

法国经典作家专栏举萃

事物及其他

〔法〕莫泊桑 著

巫春峰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事物及其他 / (法) 莫泊桑著 ; 巫春峰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 9

(慢读译丛 / 谢大光主编)

ISBN 978-7-5360-8642-5

I. ①事… II. ①莫… ②巫… III. ①随笔—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4092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余红梅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内文插图: 范凌霞

装帧设计: 林露茜

书 名 事物及其他
SHIWU JI QITA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2 插页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慢读译丛”总序

谢大光

阅读原本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看电影或是欣赏音乐相比，当然自由许多，也自在许多。阅读速度完全可以因人而异，自己选择，并不存在快与慢的问题。才能超常者尽可一目十行，自认愚钝者也不妨十目一行，反正书在自己手中，不会影响他人。然而，今日社会宛如一个大赛场，孩子一出生就被安在了跑道上，孰快孰慢，决定着一生的命运，由不得你自己选择。读书一旦纳入人生竞赛的项目，阅读速度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期盼甚至逼迫孩子早读、快读、多读，学校和社会也在推波助澜，渲染着强化着竞赛的紧张气氛。这是只有一个目标的竞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怪乎孩子们要掐着秒表阅读，看一分钟到底能读多少单词。有需求就有市场。走进书店，那些铺天盖地的辅导读物、励志读物、理财读物，无不在争着教人如何速成，如何快捷地取得成功。物质主义时代，读书从一开始就直接地和物质利益挂起钩，越来越

越成为一种功利化行为。阅读只是知识的填充，只是应付各种人生考试的手段。我们淡漠了甚至忘记了还有另一种阅读，对于今天的我们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阅读——诉诸心灵的惬意的阅读。

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清风朗月，一卷在手，心与书从容相对熔融一体，今夕何夕，宠辱皆忘；或是夜深人静，书在枕旁，情感随书中人物的命运起伏，喜怒笑哭，无法自己。这样的阅读会使世界在眼前开阔起来，未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使你更加热爱生活；这样的阅读会在心田种下爱与善的种子，使你懂得如何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纷繁喧嚣的世界中站立起来；这样的阅读能使人找到自己，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抑或面对种种诱惑，也不忘记自己是谁。这样的阅读是快乐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们在引用陶渊明这段自述时，常常忘记了前面还有“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八个字。阅读状态和生活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就会有怎样的阅读。我们不是生活在梦幻中，谁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基本的生存需求去读书，那些能够把谋生的职业与个人兴趣合而为一的人，是上天赐福的幸运儿，然而，不要仅仅为了生存去读书吧。即使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目标单一具体的阅读，就像到超市去买预想的商品，进去就拿，拿到就走，快则快矣，少了许多趣味，所得也就有限。有一种教育叫熏陶，有一种成长叫积淀，有一种阅读叫品味。世界如此广阔，生活如此丰富，值得我们细细翻阅，一个劲儿地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岂不是辜负了身边的无限风光。总要有流连忘返含英咀华的兴致，总要有下马看花闲庭信步的自信，有快就要有慢，快是为了慢，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读，可

以从生活中文字中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意味和乐趣，既享受了生活，又有助于成长。慢也是为了快，速度可以置换成质量，质量就是机遇。君不见森林中的树木，生长缓慢的更结实，更有机会成为栋梁之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心灵的成长需要耐心。

在人类历史上，对于关乎心灵的事，从来都是有耐心的。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从1163年开始修建至1345年建成，历时180多年；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从1386年至1897年，建造了整整五个世纪，而教堂的最后一座铜门直至1965年才被装好；创纪录的是德国科隆大教堂，从1248年至1880年，完全建成竟然耗时632年。如果说，最早的倡议者还存有些许功名之心，经过600多年的岁月淘洗，留下的大约只是虔诚的信仰。在中国，这样安放心灵的建筑也能拉出长长的一串名单：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从东汉至唐，共开凿600多年；敦煌莫高窟，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开凿第一个洞窟，一直延续到元代，前后历时千年；洛阳龙门石窟，从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到北宋，开凿400多年；天水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陆续营造，前后长达1400多年……同样具有耐心的，还有以文字建造心灵殿堂的作家、学者。“不应该把知识贴在心灵表面，应该注入心灵里面；不应该拿它来喷洒，应该拿它来浸染。要是学习不能改变心灵，使之趋向完美，最好还是就此作罢。”“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以上的话出自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蒙田在他的后半生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物，通过对自己的观察和问讯探究与之相联系的外部世界，花费整整30年时间，完

成传世之作《随笔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位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1645—1696），一生在写只有10万字的《品格论》，1688年首版后，每一年都在重版，每版都有新条目增加，他不撒谎，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分量，直指世道人心，被尊为历史的见证；晚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已经著作等身，还在苦苦追索人生的意义，一部拷问灵魂的小说《复活》整整写了10年；我们的曹雪芹，穷其一生只留下未完成的《红楼梦》，一代又一代读者受惠于他的心灵泽被，对他这个人却知之甚少，甚至不能确知他的生卒年月。

这些就是人类心灵史上的顿号。我们可以说时代不同了，如今是消费物质时代、信息泛滥时代，变化是如此之快，信息是如此之多，竞争又是如此激烈，稍有怠慢，就会落伍，就会和财富和机会失之交臂，哪里有时间有耐心去关注心灵？然而，物质越是丰富，技术越是先进，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去制衡去掌控，否则世界会失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个人来说，善良、真诚、理想、友爱、审美，这些关乎心灵的事，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投入耐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让我们从读好一本书开始。不必刻意追求速度的快慢，你只要少一些攀比追风的功利之心，多一些平常心，保持自然放松的心态，正像美好的风景让人放慢脚步，动听的音乐会令人驻足，遇到好书自然会使阅读放慢速度，细细欣赏，读完之后还会留下长长的记忆和回味。书和人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有相通之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书人之间也讲究因缘聚会同气相求。敬重书的品质，养成慢读的习惯，好书自然会向你聚拢而来，这将使你一生受用无穷。

正是基于以上考量，我们编辑了这一套“慢读译丛”，尝试着给期待慢读的读者提供一种选择。相信流连其中的人不会失望。

2011年7月10日 于津门

■ 谢大光：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有20多年外国散文编辑经验，先后编辑出版“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世界散文名著丛书”“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等120余种散文书籍；主编《百年外国散文精华》《日本散文经典》《法国散文经典》《俄罗斯散文经典》《拉美散文经典》等。



莫泊桑

前言

〔法〕让·巴尔萨莫

《事物及其他》收录了莫泊桑从1881到1891十年间在巴黎各大报纸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报业，就没有被冠以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除小说之外，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刊登在日报上，他也因此名利双收。19世纪80年代的专栏写作在当时可谓风靡一时，众多名作家都纷纷加入此行列。就莫泊桑个人而言，他对专栏文章这种题材以及它的必要性不抱有任何幻想，不是因为他对自己和他人写的东西不屑一顾，而是这种当时盛行一时的未定型体裁很少得到社会承认。莫泊桑的朋友于勒·勒迈特曾经就毫不客气地说道：“在报纸上撰写专栏是世上最无意义的事，简直是在浪费一个人的大好时光。”尽管言辞犀利，但是身为专栏专家的他还是坚持认为一篇优秀的专栏评论丝毫不逊色于一部耐读的小说。当时颇为高傲的莫泊桑为何会接受在文学界看来低下、繁重、毫无意义的活呢？更何况专栏文章与他孜孜以求的伟大作品以及崇

高的艺术相去甚远。事实上，金钱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880年，一位《费加罗报》的知名专栏作家一年能挣六万法郎。这笔可观的收入对于仅仅30岁初出茅庐的新手作家莫泊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而福楼拜所起的作用也完全不能忽视。尽管福楼拜极其憎恨报刊业，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报纸在他那个时代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文学专栏作家的地位一旦得到广泛认可，那必然会树立威信，声名鹊起；撰写专栏文章能够让新手作家练练笔，致力于命题文章的写作，在坚持不懈的写作中锤炼写作技巧。再者，1882年的报刊业方兴未艾，吸引着所有巴黎人的眼球。在他们看来，报刊业是文学活动的集结地，一个充满能量、新意迭出、文采斐然的世界，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相遇，所有的名气都在那里实现。这一切莫泊桑都在从事专栏写作后实现了，他成名后迅速结识了当时巴黎文学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年长他10岁的左拉是他心中崇拜的偶像。左拉完美地将文学与报刊进行无缝连接，抹去了小说和新闻业之间明显的差别。

但是报刊业也同样有自己的要求。1876年，无人知晓的莫泊桑首次在《国家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只可惜学究气太重，趣味性尚缺，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失落的莫泊桑想要放弃这个“肮脏的活”。然而事实是，直到1878年，他都在想方设法离开海军部小职员的岗位，为的是加入光彩夺目的报刊业。同年，身无分文的他向福楼拜求助，想借老师的威名结识《高卢人报》的主编达尔贝先生，结果却劳而无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楼拜的仙逝却阴差阳错地帮助了他。在《梅塘夜会集》中，他出版了极具福楼拜风格

的《羊脂球》。他也因此一举成名，开始了文学生涯。1881年5月31日，《高卢人报》的新任主编阿尔蒂尔·梅耶尔力邀莫泊桑为其专栏写作，并签订了正式的协议，每月供稿4篇，酬劳500法郎。他为报刊写的第一篇专栏评论是用来介绍《夜会集》的，文笔优雅，清新洒脱。其后的作品介于散文和中篇小说之间，比如《巴黎一个小资的星期天》。开启莫泊桑专栏作家生涯的《高卢人报》是当时最早创建的报刊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

莫泊桑与《高卢人报》的合作一直延续至1884年。他没能完全履行他在1881年许下的诺言，也没能保持每周一次社评的节奏，但是他为《高卢人报》留下了90部短篇小说和127篇专栏文章，其内容五花八门，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言辞激烈的政治专栏，殖民地见闻，文学批评，对法国思想以及谈话艺术的思考。此外，他还在阿尔及利亚旅居过很长一段时间，时常向报刊邮寄他的游记和对殖民主义的见解。

莫泊桑没有在《高卢人报》终老一生，他还与多家报刊合作，这同时也使得他其他方面的才华得以施展。自1881年10月开始，他就收到《吉尔·布拉斯》主编的邀请，并为其撰写了《女人》一文。他们的合作在1887年戛然而止，期间共产生了75篇专栏文章和160部短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的风格与前一份报纸截然不同，它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场，更倾向于享乐主义和社会杂谈，时见色情下流的段子。莫泊桑时而撰写一些人文风情为主题的社评或者一些风流韵事，如《伊斯基亚》，时而关注谈话的艺术，批评当代的作家，其分析透彻，视角新颖，笔触细腻。

1884年以后，他的报刊写作明显放慢了脚步，因为他认为见习期已过。他开始云游四海，将大量时间都献给了《漂亮朋友》。随着作品的发表，巴黎最负盛名的《费加罗报》终于向他抛来了橄榄枝。起初，他们的合作并不顺利，与专栏作家沃尔夫的唇枪舌剑使他一度萌生退意，但最终两人握手言和。可好景不长，莫泊桑在出版了14篇专栏文章和12部短篇小说之后，又与《费加罗报》产生矛盾，甚至还将其告上法庭，指责它随意篡改文章。1886年的莫泊桑接受《十九世纪报》的邀请，专门发表有关油画展的文章。之后，他逐渐淡出报刊业，直到1889年，他才重拾旧业，在《巴黎社会新闻报》上陆陆续续发表了数十篇文章。1891年4月13日，身患重病的莫泊桑在写完《阿拉伯节日》一文之后彻底告别了令他疲惫不堪的报刊业。

长时间游弋于小说和报刊业的莫泊桑其实在心底是不愿成为一个研究时事的记者的，更不愿当一位报道新闻的通讯员。左拉一直迷恋于新闻报道所展现出的新颖叙事技巧，而莫泊桑则不同，他还沉醉于文学的那个古老世界，他将文学凌驾于报刊之上，他所憧憬的正是被文学化了的报刊业。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理想，他在现实里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闻工作者”。政治，旅游，艺术，戏剧，女人，只要这些主题是鲜活的、当下的、及时的，必然会受到读者的青睐，当然作家的技巧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论文往往要求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每个用词都得斟酌一番。但专栏写作恰恰相反，趣味性和自发性是它的制胜法宝，既不拘一格，又不落俗套，在供读者消遣的同时发人深省，因为它经常触及事物

的表面，刚往纵深发展的时候，文章就已经结束了，令人回味无穷。莫泊桑将其称为“文学的粉尘”，因为它取材广泛，用词灵活，驳杂多端，体裁不一。

“文学的粉尘”终究还是文学。莫泊桑的专栏写作充满了奇思异想，融现实与想象于一体，将小说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比如一些游记；同时又不失新闻体的真实和严肃，社评类的文章是这方面的典范。其实在小说中，莫泊桑对想象一直持批判态度，因为它使事物失真，但是在专栏中他却视若珍宝。报刊中想象的运用当然异于小说，它更加委婉，不那么炫目，经常为身为观察者的专栏作家服务，其目的不是像在小说中改变现实的面貌，而是为读者展现一幅更逼真的图景，赋予一个更具诗意的意义。即使在一些最客观、最接近报道的专栏中也不乏想象，它们两者之间的碰撞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魅力。将这些文章比作蒙田的“散文”似乎也不为过，很多当时著名的专栏作家都把蒙田视为专栏写作的鼻祖。莫泊桑也欣然接受这种“亲子关系”，他认为他和蒙田的相似之处不在于内容驳杂，而在于评论新闻时对“暗示”的使用，这种技巧强调秘而不宣，点到为止，激发读者兴趣，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他在“文学专栏”中对这种技巧的使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这部著作中，莫泊桑对当时的法国社会持悲观态度，这主要源于叔本华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我们看到很多文章都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揭露和批判，涉及爱情、财富、权利、艺术等诸多方面。他从不同角度毫不留情地撕开社会的面纱，让真实袒露在世人面前。对政治的批判也穿插于他的文章中，但是

他从不表态，对政治斗争漠不关心。他不是保守派，既不想看见国家陷于战争的泥沼，也不鼓吹重返君主旧制。在他眼里，整个法国正在衰落，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所以，文章中充斥着讽刺也就不足为怪。这部作品中使用的修辞格主要是讽刺和矛盾，讽刺的对象不是某个可笑的个人，而是“秋千”，亦即人们口中不断念叨的错误观点和陈词滥调。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人文观都是腐烂的、荒谬的、令人痛心的。在很多专栏文章中，我们都会看到莫泊桑猛烈抨击世俗的可憎之处，人人都以金钱为准，谈话毫无艺术感，除了无稽之谈、风花雪月之外，思想匮乏，鲜有妙语。他心目中理想的对话应该是不以说话者为主，他不应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英雄事迹”，甚至于他的形象是缺失的，因为没有高贵的主体，只有崇高的事物，讲话者要隐其身，让所谈事物闪耀光芒。理想的对话也应该是朴实无华的，当它洗尽铅华呈素姿之时，如一把利剑直击读者心灵，使得读者灵魂震颤的同时幡然领悟事物的真善美。这种对话或许就是莫泊桑专栏写作所模仿的典范，因为它的聚焦点永远是事物本身，就像这本书题目的第一个词“choses”那样。

（本文作者为法国上萨瓦大学文学教授）

目录 *contents*

前言	1
----------	---

文学专栏

文学随笔

专栏作家	4
斯蒂里尔那	13
善谈者	20
细腻	26
书信体	32

重新发现

十六世纪的法国诗人	38
拉莱汀	47

福楼拜

居斯塔夫·福楼拜 56

追忆那一年 65

——福楼拜家的一下午

居斯塔夫·福楼拜 74

当代作家

《梅塘之夜》这本书是怎么诞生的 85

爱弥儿·左拉 90

艺术家之屋 93

给外乡人的一封信 102

超越一切 106

伊万·屠格涅夫 114

埃特勒塔的英国人 119

对小说艺术的思考

阅读 125

文学问题 131

专栏写作 136

下层社会 141

幻想 145

对《漂亮朋友》的批评的回复 151

书中和生活中的爱情 156

十九世纪小说的演变 166